



异国的芬芳

侯爵夫人

The Duchess

契诃夫短篇小说集

[俄罗斯] 安东·巴甫洛维奇·契诃夫◎著
耿济之 耿勉之◎译

一间黑暗的小屋里，
一个持斋的人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祷告，
忽地目光窥将进来，
或者有一只小鸟飞来坐在窗上唱起歌来。

出版社
NATURE AND

异国的芬芳

侯爵夫人

[俄罗斯] 安东·巴甫洛维奇·契诃夫 / 著

耿济之 耿勉之 /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侯爵夫人 / (俄罗斯) 安东 · 巴甫洛维奇 · 契诃夫著 ;
耿济之 , 耿勉之译 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, 2017.6
(异国的芬芳)
ISBN 978-7-5594-0541-8

I . ①侯… II . ①安… ②耿… ③耿… III . ①短篇小
说—小说集—俄罗斯—近代 IV . ①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4107 号

书 名 侯爵夫人

著 者 (俄罗斯) 安东 · 巴甫洛维奇 · 契诃夫

译 者 耿济之 耿勉之

责任编辑 黄孝阳 王 青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, 邮编 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75

字 数 180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541-8

定 价 34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剧 后 / 001

侯爵夫人 / 007

伏洛卡 / 021

居 家 / 037

邻 人 / 055

无名的故事 / 079

厌 闻 / 177

剧 后

娜卡·戴莱尼同她母亲从戏园里回来，那天，戏园里演了一出戏名叫《意甫该甫·倭尼基纳》的戏剧。她跑到自己的屋子里去，赶紧脱去衣服，散开发辫，穿了一条短裙和衬衣，坐在桌子旁边，写一封和达姬一样的信。

她写道——

“我爱你，可是你不爱我，不爱我！”

她写着写着就笑了起来。

她那时候不过十六岁，她还没有爱上谁，她却知道军官郭而男和学生格罗慈基都很爱她。可是她自从那一天晚上看完戏以后，对于他们的爱情忽然生出疑惑。做失爱的和不幸的人——那都有趣呢！她觉得一个多爱些，另一个冷淡些，那是一件很有意思、很惊人、并且含着诗味的事情。

在那出戏里，倭尼基纳以绝不爱人为乐趣，达姬却老想迷着他，因为她很爱他，假如他们能够互相恋爱，享受幸福，那这件事情也就枯涩无味了。

娜卡想起郭尔男军官来，就往下续写道：

“你也不用在我面前坚持说你爱我，我也不能够信你。你是很聪明、很有学问、很严正的人；你是绝对的天才，未来的光明正等着你，我却是一个不幸低微的女人，并且你也深知道

我只不过能做你生活上的阻碍。虽然你还在注意我，想着用你自己的理想来迎合我，然而这一定是错误，现在你一定已经后悔，并且自问自道：我为什么要同那姑娘亲热呢？可不过因为你这个人太慈善，所以你还不愿意承认呢！……”

娜卡写到这里，觉得自己身世飘零，禁不住就流下泪来，重又写道：

“我很不忍离开我那亲爱的母亲和兄弟，要不然我就披上袈裟，只身遁去，到那人迹不到的地方去另讨生活。那你也就成了自由的人，可以另爱别人了。唉，我还不如一死呢！”

娜卡含着一泡眼泪，也辨别不出写的是甚么，只看见在桌子上，地板上，和顶棚上，一条一条的彩虹不住地在那里摇荡着，仿佛是从三棱镜里看见的一样。她也写不上来，就往椅子背上一躺，想起郭尔男来。

男子真有趣，却真能撩人呀！娜卡想起他们一块儿谈论音乐的时候，他那又温柔、又口吃、并且时常错误的言辞是何等的有趣！他也总是竭力地使自己的嗓音不显出卞急。在交际社会里，即使有冷静的头脑和骄傲的习气，就算有高等教育和道德表征，自己的嗜好也不得不收藏在一边。郭尔男也知道这样藏着，可是终有时要流露出来，所以别人也全知道他对于音乐十分嗜好。有人不免要不断地议论音乐，或者有不了解音乐的人偏要发出那可笑的言论，他却还持着常态，好像恐惧胆小似的一句话也不说。他风琴抚得很好，和善于风琴的人所弹的一样。假如他不做军官，他也可以当一位有名的音乐家呢。

眼睛里的眼泪也干了。娜卡回忆起郭而男曾在音乐会上和她讲过爱情，后来在穿衣架旁边也讲过一次，那时候正拂拂地吹着微风，她又往下继续写道：

“我很喜欢你的学生格罗慈基，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你一定也爱他，昨天他在我家里，坐到两点钟才走。那一天晚上我们都很快乐，可惜你却没有来。他讲了许多有趣的话。”

娜卡用手按在桌上，头枕着手，她的头发盖满了一封信。她记得学生格罗慈基也很爱她，他也应当有一封和郭尔男同样的信才好。不过还要怎样写信给格罗慈基呢？不知什么缘故她的胸里忽然起了不少的乐趣：起初快乐还小，在胸间摇荡着仿佛像小橡皮球儿一样，然后那快乐就慢慢地扩大，竟像波浪的起伏一样。娜卡也忘记想郭尔男和格罗慈基，因为她的思想已经错乱，可是那快乐却越发地增长起来，从胸脯达到手足四肢，一重喜气好像轻微的冷风似的吹进头脑里来，掠着头发就过去。她耸着肩膀不住地微笑，连桌子和灯上的玻璃都慢慢地颤动起来，眼泪也进了出来，落在那张信纸上面。她的笑好久竟不能止住，她是要想着的，因为她并不是无因而笑的，她打算赶紧想出一件可笑的事情来。

她觉得自己的笑实在来得太突兀，不禁就换一个题目来说道：

“这个小狗真可笑！这个小狗真可笑！”

她记起，昨天喝茶后格罗慈基同马克新小狗斗着玩，以后他就讲起一只聪明小狗的故事来：

那只小狗在院子里追赶乌鸦，乌鸦却看着它说道：

“唉，你真是恶汉！”

那小狗并不知道那被他追赶的乌鸦是很有学问的，一下子就呆住了，疑惑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就狂吠起来。

想到这里，娜卡决然道：“不，吾还是爱格罗慈基的好。”她说完这话，立刻把刚才那封信撕掉了。

她便想着那学生的爱情和自己的爱情，可不料她脑筋里的念头总是摇摆不定。于是她就乱想起来：想着母亲，街市，铅笔，风琴……她想得很高兴，她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、大的，并且喜爱的神还告诉她说这并不算希奇，还有更好的在后面。一会儿春天过去，夏天到来，她可以同母亲到郭皮基去，郭而男也告假往那里去，将要同她一块儿在花园里闲逛，顺便谈谈心事。格罗慈基也跑来同她一起打棒球和网球，给她讲可笑或奇异的事情。他十分喜欢花园、黑夜、青天 and 繁星。她重新又耸着肩笑起来，她仿佛觉得室内一阵阵的花香从窗外透将进来，沁入人的心脾。

她跑到自己床上去在那里坐着，也不知道那使她沉溺的喜悦是从哪里来的，她目不转睛地瞧着挂在床背后面的神像，喃喃地说道：“上帝！上帝！上帝！”

侯爵夫人

一辆套着四匹肥红马的车儿，往N修道院的大红门里跑将进去。好几个修道祭司和修道士成群地站立在客室外两旁。他们远远地看见那个马夫和几匹马儿，便知道那个坐在车中的太太正是他们的好相识——侯爵夫人魏拉筋·弗里洛夫纳。

穿着制服的老人从车台上跳下来，帮着侯爵夫人下车。伊揭起面网，慢慢地对着几个修道祭司祝了一下福；回过来又向修道士低了低头，露出亲热的样子，便走进屋里去了。

有些僧士替伊搬过行李，伊对他们说道：“你们的侯爵夫人不在这里的时候，你们不觉得寂寞么？我不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多月。现在回来了，你们看看你们的侯爵夫人罢。掌院神父哪里去啦？我的上帝，我简直得等不及了。这个极奇怪的老头儿！你们这里有这样个掌院，你们正该骄傲呢。”

掌院进来了，侯爵夫人欢然叫了一声，两手叉在胸前，走到他面前替他祝福。

“不，不，让我亲一下子。”伊说着，便拉着他的手，狠狠地连亲了三次。“神父，我到底又能见你，我多么快乐啊！你也许要把你的侯爵夫人忘掉，我却每分钟都想来你们这可爱的修道院居住。你们这里多好啊！这里的生活亲近上帝，远离尘俗，仿佛有种特别的乐处，我精神上能够感受到，嘴里却描述不出来啊！”

侯爵夫人说到这里，小脸儿也红起来了，泪珠儿也掉下来

了。伊不住地说话，说得十分高兴，但是那个七十多岁的掌院老人，带着那副严涩忧郁丑陋的脸儿却一言也不发，只断断续续仿佛军人对上司的样子，说了几句“喳，夫人……。喳，……明白了……”的话。

然后他问道：“夫人光临到这里不多住几天么？”

“今天我在这里住宿一夜，明天到克拉夫奇亚·尼古拉也夫纳那里——我同伊也许久不见了——后天再到你们这里来，打算住三四天。神父，我打算在这里休养休养精神呢。”

侯爵夫人极爱住在N修道院里。近二年来伊越发爱这个地方，每逢夏天就时常到这里来住上两三天，有时候还能够住一个星期。那些胆怯的修道士，寂静的习惯，低矮的屋顶，扁柏的香味，俭朴的食物，和贱价的窗帘——现在都使伊动心，使伊平安，使伊生出直觉力和好念来。只须伊在这间屋子里坐上半点钟，自己便觉着自己也胆怯起来，温和起来，自己身上也吹出扁柏的香味来。过去的事情已经远远地离开，丧失了它的价值。侯爵夫人便想，伊年纪虽只二十九岁，却很像个老掌院，并且仿佛伊生在世上并不为着财富，也不为着人间的尊贵和爱情，却为着离世独立的寂静生活……

一间黑暗的小屋里，一个持斋的人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祷告，忽地日光窥将进来，或者有一只小鸟飞来坐在窗上唱起歌来。在持斋人的胸怀里，从那忧愁罪孽的心思底下——仿佛水从石头底下流出一股——莫名涌出一线宁静清白的快乐来，之前还一脸严肃的持斋人不由得笑了一笑。侯爵夫人便觉得那快乐正仿佛是从外面带来的一些慰藉物，正如日光小鸟一般。伊那般勤高兴的笑容，敏捷的眼势，玩笑的声音，还有那巧小玲珑的身体，穿着黑色的寻常衣服，在普通性情冷涩的人眼里显

出来，正能逗起他们平和快乐的情感。每个人看着伊，都想道：“上帝送来安琪儿给我们呢。”伊觉着每人都这样想，便越发笑得殷勤起来，竭力去模仿那只小鸟。

伊喝了点茶，休息一会儿，便走出去游逛。那时候太阳已落，一阵香喷喷的花草潮气从修道院的花圃那边直吹到侯爵夫人身上。教堂里轻轻传来一些男子唱诗的声音，远远地听着又有趣又沉痛。那时候正在举行夜祷。黑暗的窗里，灯光半明半暗地耀着，墙上的影儿映出老僧的脸庞，他正坐在祷告室神像旁边，面前围着一群僧士。侯爵夫人看着那静谧的景象，几乎要哭将出来。

大门后边，墙根和桦树中间的甬道上，放着几个石凳，那块地方已经显出夜来的景致。天空很快地黑暗下来。侯爵夫人走到甬道上，坐在石凳上面冥想起来。

伊想着最好能一世住在这个修道院里，过那恬静寂寞的生涯；最好能忘掉那个荒荡负恩的侯爵，和自己尊贵的爵位身份；最好也能忘掉那个每天都来吵扰他的债主，和那些自己许多不幸的故事；并且最好能忘掉今天早晨那个脸容恶毒的女仆达沙。伊又想最好能一世坐在这石凳上，从桦树之间看山下夜雾成团地在空中布漫着。远远的树林上面，许多乌鸦冲开面网似的黑云，飞投宿巢。两个修道士，一个骑着匹劣马，一个步行着正赶马到马厩里去。他们两人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，十分喜欢，不由得小孩似的嬉戏起来。他们那年轻的嗓音，响亮地在静谧的空气里颤动漫布，每一句话，远远里都能听得见。伊想最好就这样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，一会儿微风过处，桦树顶儿渐渐颤动起来，一会儿蛙儿藏在陈年的落叶堆里鸣叫起来，一会儿墙后钟声铿锵地响将起来……。伊就坐在这里不动不弹地听着，

想着，想着……。

一个老妇人负着背囊，从伊面前走过。侯爵夫人想着最好能把这老妇人拦住，同伊说几句安慰知心的话语，再帮助帮助她。但是老妇人一次也不向伊望，沿着墙角，急匆匆地走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甬道上现出一个斑白胡须的高大男子来，他头上戴着一顶草帽。他走到侯爵夫人面前除下帽子，鞠了一躬。侯爵夫人看着他那大白秃头和尖利弯曲的鼻子，立刻就知道那人是米海尔意温诺菲奇医生，他五年前曾在伊那杜鲍夫卡地方当过医生，所以伊认识他。伊陡忆起仿佛有人曾对她提过，去年这个医生死去了妻子，伊便打算安慰他一下。

伊含着笑殷勤地问道：“医生，你大概不认识我了罢？”

医生重又除下帽儿说道：“不，夫人，认识的。”

“唔，谢谢你，我几乎认为你已经忘掉了我这个侯爵夫人了。人们总是只记得自己的仇敌，却永远忘记好朋友。你亦是来祈祷的么？”

“我为着职务，每星期六住在这边，我在这里行医。”

侯爵夫人叹着气问道：“唔，你一向好啊？我听说你的夫人过世了。这真不幸啊！”

“是的，夫人，这个对于我真是极大的不幸。”

“有什么法子呢！我们应该服服贴贴地忍受着这些不幸事。没有上帝的意志，一根头发也不会从人头上掉下来的。”

“是的，夫人。”

医生对于夫人那般勤的笑容和同情的叹息，只严涩冷淡地回答一句“是的，夫人”的话。他的脸容也是又严涩又冷淡。

夫人想道：“再有什么话可以对他说呢？”

伊又说道：“我同你有多长时间不见了？五年了！这五年

来有多少水流入海中，有多少变更发生在世上，真叫人想着害怕啊！你知道我已经出嫁……。从伯爵的小姐变成侯爵夫人，现在并且已经要同丈夫离婚了。”

“是，我听说过。”

“上帝给我许多试探。你大概也听说我快要破产。现在已经卖去杜鲍夫卡、基里耶阔佛、莎费诺的几块地，用来还我丈夫的债务。我现在只剩下巴拉诺佛和米海里柴佛两块地方，回头一看，真是害怕，不知道有多少变更，多少不幸事，多少错处啊。”

“是，夫人，许多错处呢？”

侯爵夫人有点不安起来。伊知道自己的错处，但是这些错处，对于伊十分保密，只许伊一个人去想它说它。伊忍受不住便问道：

“你想的是怎样的错处呢？”

医生笑着回答道：“你自己提起这句话来问我，就说明你自己知道。唔，这个我能说些什么呢？”

“不，医生，请你说罢。我很感谢你，请你不要同我客气。我喜欢听别人说老实话。”

“夫人，我对于你可不是审判官啊。”

“不是审判官！你怎么这么说？你一定知道些什么，请说罢！”

“如果你愿意，不妨就说一下子。但是可惜我不会说，并且别人也不大会明白我的话。”

医生想了想便说道：

“错处是很多，但是其中最重要的，依我看，就是那普通的精神，那个精神在你各种所有物里占据着。你看我简直不会

用话语来表达我的意思。那最重要的就是对于人类的憎恶心理，甚至无论对什么事情都会显出这种心理。你各种生活的系统就建设在这种憎恶的心理上。对于人的声音，对于人脸，对于后脑，对于步声，总而言之对于那所有成就人类的东西，你都憎恶。例如：在各门和各楼梯上都站着些粗鲁懒惰肥满的、服装辉煌的卫兵，为的是不放那些衣服穿得不好看的人进来；前屋里放着许多高背的椅子，使那些仆人在跳舞和见客的时候，不能用后脑弄污了墙上的印花纸；各屋里都铺着厚绒地毯，使人的步声听不见；每一个进来的人，都预先警告他，让他说话说得轻一些、少一些，不要说那能够惹起想象和神经的话；在你的书室里，不与别人握手，也不请别人坐——正仿佛刚才你不与我握手，不请我坐一样……。”

侯爵夫人伸出手来含笑说道：“如果你愿意，不妨拉一下。真不值得为这点子小事生气啦。”

医生笑道：“难道我生气么？”说着脸儿红了一下子，除下帽子，一边拿在手里接着，一边热烈地说道：“老实说，我早就要等个机会把这些事情全对你说一下了。我认为你看所有人类，是用拿破仑式的，你看着别人仿佛是炮上之肉。但是拿破仑总还有一点理想，你却除掉憎恶以外，没有别个。”

侯爵夫人惊愕得两肩直耸，还是笑道：“我对于人类有一种憎恶，有这个心理啊？”

“是，你有的！你愿意用事实来证明么？很好。在米海里柴佛地方，住着三个乞讨的人，他们就是你从前的厨子，在你的厨房里，因为炙热，便盲了双目。所有在你那一万亩田地以内的，许多强健、有力、美好的人，都被你和你的食客叫去当卫兵、仆役和车夫，这些两脚的生物都下贱于仆役，坐食不做